

张宇光著

断壁间的中国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层间的中国—中国当代人格档案 张宇光 著

出版者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邮政编码 430022 长江文艺出版社附属服务部 电话:537121
责任编辑 张正平

印刷者 石首市印刷厂 **开本** 大 32 开
发行者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张** 12.25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插页** 2
印数: 1—20000 册 **字数** 285 千字

ISBN 7—5354—1072—3/I·920

定价:8.80 元

本版图书如因印制质量不合格,可以由印刷厂调换

作为一个过程，
我们是忙乱的；
作为一个人，
我们是沉重的；
作为一个民族，
我们是卓绝的；
作为一种召唤，
我们或许是伟大的！

——作者

内容简介

一本新时期的盛世危言。首次多角度多侧面讲出触目惊心的世风。

本书于人难言中盛言，第一次全景式地考察了中国人心变化的环境、文化条件，大胆率直地记录了中国当代的心史，描绘了中国人的深层意识、人格风格、行为方法的扭曲和危机。

中国人开始了五星级消费，只有两星级钱包，只有星外级人格，中国人向何处去？！

作品不避污秽与血痕，笔墨纵横于天南地北，针贬于潇洒消沉，气势恢宏，立论深刻，事例新奇，呼吁激烈，寓爱于恨，读后催人深省！

引子：红薯面包中浮躁的复活节

英国王妃眼中的北京卫士——背死尸的留学生——复活的成吉思汗——美国政坛的惊呼——再过十年的中国国力——少校的血流在五元钱上——一只蜗牛背着巨大的壳在诗坛行走——防盗门大走俏——明年会不会有兵器市场——某庄主的过四关——喇叭亏与哑巴亏——小平说：社会风气坏了，经济发展有何意义

1 1992年初广东一个杨姓的十岁男孩绑架了他的妹妹。他在打给他父母的电话中说，他们得出六万块赎人，否则他将“撕票”。他颇有点港台警匪片中匪徒气质，也许把他拍成警匪片更卖座——他可能是我们已知的最年幼的绑匪。他的业绩披露之时，国人可以理解地一片鼎沸。

一种普遍的舆论是指责社会上的绑票。进而指责港台片泛

滥，进而指责教育失调，进而指责治安乏力。谁也没深入地剖析案情。其实，这案情的性质也许比表面的行为更为惊心——它实质是绑架大脑。

所谓的“绑架大脑”指这样一种事实——当杨姓男孩绑架妹妹之时，他的大脑给另一种力量绑架了。什么力量？天知道。可以作为探索的是这时海南和深圳正被人称作“文化沙漠”。而中央电视台一部关于反对拜金主义的专题片正轰动空前，人称，他讲得及时老到。

不知道人们所指的及时是及何时。可以俯瞰的是中国正忙得不可开交。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在卖快餐盒饭，神秘的钓鱼台国宾馆在为常人开席，天安门城楼当年领袖站立的地方正汹汹拥挤着“过把瘾”照相的游人。同时，赛特商场一位贺姓先生在问：“中国有五星级酒店，为什么不能有五星级商场？”仿佛要回答他的疑问，北京市商委这时宣称，到2000年，中国北京要建成100座燕莎中心那样的五星级商场。这话说到做到，因为在此前后，深圳已有气概卓然的五星级商场，上海的东方商厦仪态万方，北京的燕莎中心风情千种，而全国的所有商场都加入了“追星族”。

五星级商场是这么一种东西——典雅油画，轻盈音乐，梦中的龙宫，高贵的入门证和公证证书。但它真正的意义也许是一种给人快感和苦涩的醉意，刺激人不胜酒力。你在这里偷看一位大款买一条6000元的牛仔裤也许会心如火烧。他让你惭愧和悲哀，你为什么没有如此丰饶的钱包！

6000元一条的牛仔裤还真正地有。它最大的特点是望着厚实难摧，穿上轻如鸿毛。这么轻薄又厚重的质地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更重要的是，拎一拎它竟能巍然站立。它的妙处还在关

灯之后，这时你会发现它身上有幽幽的幻彩在缭绕。

能站立的牛仔裤也就崛起了。

如此高妙的裤子表明，大脑不如它重要。

当站立的裤子和崛起的五星级商场和十岁绑匪同时切入我们的生活时，我们也许较容易理解“绑架大脑”的意义。

结论：不胜酒力的大脑此时望着牛仔裤也许会灵魂出窍！

2 由长安街往钓鱼台并不能一眼看出这种灵魂出窍。英国王妃黛安娜轿车每经此地，纳入她眼帘的只有卫兵的矫骁。那是些清一色一米八的小伙子，面貌端庄，神情俨然，不亚于罗丹的雕像。在伟岸和古老的红墙映衬下，他们显得雄姿英发和教养良好。

黛安娜轿车每次经过他们时都要放慢车速。她探首出窗，轻轻摇手，面带微笑。她欣赏他们，她觉得他们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她更自信她已发现了中国振兴的奥秘——中国人从梦中醒了。

黛安娜作这番评价时中国正滚动改革大潮。好热好劲，锣鼓密集，兴奋大发散，折腾上九霄。开始时百万盲流下广东报幕，车轮与喘息敲打出暴风骤雨般的急急风。幕一开，发而难收，留学潮，经商潮，离婚潮，漩流挤着漩流，轰鸣着震天的呼啸和叹息冲刷大地。潮是热的，报刊上一时出现众多的热点报导，下海热，练摊热，公司热，投票热，地产热，以至热线纪实成为十年不衰的横行文坛的骄子。热中万花缤纷，节日叠起，深圳的荔枝节，海口的椰子节，洛阳的牡丹节，武汉的杂技节，随州的神农节，长春的电影节……每一个地方只要一

盘佳果就闹一种欢天喜地。通常是满街的鲜花，满天的气球，满目的广告，雕塑，会标，大型团体操，连台歌舞，领导讲话，万民鼓掌，门票飞涨，人流如潮，报称“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全国变成一个经久不衰的节日会场，这节日真正的定义是民族复兴的复活节。在这节日之中，跑马圈地的游戏也风靡起来，一溜小车一逛，几张报告一打，全国就出现 2000 余个“开发区”、“经济区”、“技术区”、“合作区”、“保税区”、“旅游区”，占地达 150 万公顷，据说开发得 200 万亿，即 400 年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总收入。这确实热得可以，用一句俗话，叫“在玩心跳”。

并不是人们看不出在玩心跳，只是觉得这种玩法可以理解。

因为中国人急着要赶本世纪末最大的一次机遇列车，这列车既隐形又实在，隐形的是难窥门窗站口，实在是它肯定由红薯驶向面包。

红薯是这么一种东西，数十年来曾作为中国人果腹之物延绵不绝，至今也未断子绝孙，以一种贫困的饮食文化形态和经济象征恶梦般纠缠国人。

红薯中难免生发出“面包会有的”向往，此语是《列宁在十月》中著名的台词，它因此经典地表述了这种向往的合理同时作为一种富庶的饮食文化形态和经济象征扎根人心。

由红薯向面包进军的复活节既然如此，难免有些人行急急，步履杂沓，头脑发烧。

这是历史可以允许的过程，只要我们注意引导。

只要我们不掩饰人风并不象黛安娜王妃所见卫兵那样端庄肃穆的事实。

其实掩也掩不住，因为在此刻，一位高智商留学生的大脑在日本奈良又被绑架了！

3 中国人何以会出现在日本？改革契机。其实中国人现在已不独在一衣带水的日本，在美国有福建长乐人的村庄，在加拿大有广东台山人的小镇，在东欧有中国人的团体，在东南亚有无数华人商社。改革十年，据统计，藉着中外通婚的鹊桥，借着留学深造的潮涌，随着出境旅游的时髦，已有140万中国人出国。这种外流的速度充分反映了中国发展的速度和崛起的势态，难怪海外有人惊恐：“成吉思汗复活！”某些表象也确实象成吉思汗复活，当年，这位大汗的军队，只食牛羊，不食米麦，驱羊随军，不带粮草，因而行进极为神速，刹那间并吞八荒。大汗1215年一统中国，1221年荡平花刺子模国（今黑海以东），1223年越高加索山打败俄罗斯联军，随后挥鞭伏尔加河，占基辅，入匈牙利，至波兰克拉科夫，南下捷克，西抵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事隔几百年，历史在重演，尽管是在新的背景下重演，但某些地方极其相似乃尔。穿过滚滚的历史尘烟，映照大汗当年进军的路线，中国人开始了另一种拓展。第二座欧亚大陆桥架起，从阿拉山口到霍尔果斯，从满州里到莫斯科，大路上突然出现滚滚的中国人流，国内掀起强劲的“苏（原苏联）东（东欧）波”，其范围也抵达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从1989年底到1992年3月，仅东欧去了6万人，到前苏联的比此还多。东欧一家报纸因言：“中国人一夜开来几个师。”虽然这“几个师”不同于成吉思汗之时，那时是军事的，现在是经济的，那时飞鸣镞，现在倒金市。新的武器是餐馆里的炒勺，地摊上的挖耳，真真假假的珍珠及形形色色的官民同上的进出口业务。但这种新式“武器”的进军绝不比远古军仗逊色，它

足以使前美国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在《外交》季刊上著文：“在10年或20年内，中国将与美国、欧共体及日本共同成为世界四大经济力量，远东安全很可能因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国的兴起而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事实上，不需10年20年，中国现已非同一般，素有“美国智囊”之称的兰德公司估计大陆时下国民产值已达1.7亿美元，在全球跃居第三，仅次于美国日本。

据国际权威评估，我国已有七项重要指标超过“小康”界定，我国有31个城市人均年收入超过7000元，2.8亿人口步入较富裕层，3000万户为户均存款19500的高收入户，4300万户年收入达到3—5万，街上由此奔跑起600万辆摩托车和100万辆私家汽车，其中私人轿车占四万辆。

私人外币存款也直线上升，香港市场货币流通量为400亿港元，其中竟有50亿流入广东，仅一个广东省，居民外币存款就达60亿美元之巨。

这是由红薯向面包进军的复活节的胜利，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出现在日本有何稀奇！

遗憾的是，这个叫李治的有着唐朝皇帝名字无皇帝下人福份的留学生在寺庙丛生和樱花弥漫的奈良为火葬场背死尸。

一天背20—30具令人毛发直炸的死尸，为的是实现“挣面包”的留学日本计划，并且与三十几个留学同胞为此倾轧，被越南船民看作抢饭碗，被印度胡子视为夺生意，被非州的黑人当成夺口粮。

某一日他与一群黑人为此斗殴后也就悄然遭绑架，几天尸体浮现在一个湖中。

与此相隔不远，一个与此毫无因果的个案在西安爆发——

三名日本游客在西安长安城堡大酒店被杀——中外同时出现了中国人为“面包”自己对自己的“头脑绑架”或自杀！

4 刑事案件不足为凭？也许是。因为任何社会都免不了刑事案件，而这并不足以抹杀该种民族的伟大创造。我们赞成这种说法的合理，并由衷地承认时下的中国人非常了得。他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亢奋、激动、忙碌、干劲冲天，拼死拼活。他们不再有十几年前那种面带菜色的脸，那种灰不溜秋的眼色，那种浑浑噩噩的表情和油腻阴郁的眼。他们变得开朗、潇洒、狂放，甚至急躁。就在这急躁中，他们创造了世界少有的 8.9% 年增长速度，用红薯烧烤面包。这“面包”将极其辉煌和包装华丽。以装修城乡的玻璃为例，先是白玻，后是茶玻，后是蓝玻，再后是银玻，玻璃由此成为涨幅最大的装修材料。

在闪闪的玻璃和锃亮的铝材勾勒下，城市开始象化学反应折出的晶体那样在蔚蓝色的天际下辉耀。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是他们亲手捧出，他们足以骄傲。这世界幅射着酵母般膨胀的力，统统向国际水平冲刺，其中钢铁产量已跃居国际第四，煤炭产量已位尊国际第一，粮食产量已跃入国际第三，石油产量已跻身国际第七。进出口贸易在 1992 年实现 100 多亿美元入超，出口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由石油煤炭等初级产品为主到机械、棉纺等加工产品为主。为进一步增强幅射，海南开始再造一个香港，以与台湾经济合作的构架，实现一场举世瞩目的开发。广东在直追“亚洲四小龙”，1800 亿元的投资计划拟定，90000 公里的等级公路在动工，其中深圳 10 年内将投资 700 个亿，把福田新区开发成直通香港的轨道。上海昂起了长江的龙

头，高速在组装世界性金融市场、期货市场、股票市场，第三产业比例将由目前的31.3%上升到45%，第二产业形成汽车、钢铁、石化、通讯、发电、机电等一体化六大产业中心。古老的北京正焕发全新的活力走向全方位开放，已划出57块土地海外批租，包括8块黄金地段，将在郊县建12个经济开发区，一举建成为国际一流的经济文化都市。一言以蔽之，他们所创造的一切，将证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此话不虚——“中国在21世纪不只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最繁荣的国家。”他们将会把“面包”烤到这种程度——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预言——“达到法国或南欧的水平，届时，躺在北京故宫九龙壁上的巨龙也就真正醒了！”

这一切非常之好，只是在这种创造中他们显得浮躁、混乱、狂暴了一些，它时时让人瞠目结舌。

最集中的场面当数1992年8月深圳的股市风潮，其时，闻说要发售几种新股认购证，整个深圳空城，市民汇集到300个证券办理处，200亿财富四面八方打来，50万外地炒股者挤入，一时间，不顾炎炎烈日，不拒瓢泼大雨，不畏数日煎熬，人抱人排起了长队，人群中吃饭拉尿，最后是万声呐喊，万人游行，砸物烧车，昏头昏脑。

与之蔚为反差的是，在一个飘洒雪花的初夜，一位少校大街上被车撞倒，车溜后数小时无人搀扶，好容易捱到医院又非钱不予抢救，结果无钱的少校叭嗒叭嗒在医院走廊滴尽最后一滴热血而去，其时夜无声，天寒彻。

一种怵目惊心的世风也就在中国人进行创造时凸现出来：见义勇_力为正让位于见利_力勇_力为，作为它的注解是，1990年到1992年5月，几十名中国男女在东欧因贩假酒假药被杀，相当多中

国“水货”贩子被赶——中国人在力图同国际接轨之时，蓦然间被拒于国际轨道！

5 大脑的悲哀！

我们的大脑分左脑和右脑，脑髓分灰质和白质，当我们面对这许多冷热对立的场景和悲喜交加的画面时，我们得承认“复活节”同时是“复合节”，它既复合着大力神的孔武，又复合着小魔鬼的卑下，我们的左右脑和灰白质二律背反，总有那么一块被绑架了。

也许是意识到这一点，一位敏感而脆弱的诗人在一首诗中歌哭：一只蜗牛背着巨大的壳在诗坛行走/那壳是灰色的精神负担/它突兀于过去未来之间/默默随独行者悲壮辗转……

这脆弱的诗及脆弱的诗人理所当然地被日下的各种大潮掩盖，顺便说一句，诗本身已成蜗牛，90%的文艺刊物为此不得不压缩诗歌版面，100%的诗刊和诗集面临滞销——世界已变得讨厌多情善感或柔腻矫造。

人很忙，温州人没工夫吵架，广东人见面就谈生意。深圳对打工仔说来既是喧嚣的挣钱永动机，又是冷漠的情感大荒岛。当摩天楼鳞次栉比地耸立起来时，一种高楼生态也耸立起来。它不再有江南里弄黄昏时的邻里串动，不再有塞北四合院内掌灯时的院客唠叨，它只信奉一把咔嗒的锁——咔嗒，在自己与它人间切上一刀。

提到锁，这里不能不谈防盗门。该门在1992年非常走俏，至今行情美好。它的初级阶段是房主自己焊的一些铁栅栏，龇牙咧嘴，张牙舞爪，显示着一种自然经济的特色。突然间它变

成了商品，带活页和三保险锁，有些简单图案，血红色防锈漆涂抹，门神一般骄傲。还不到一夜间，它向现代化迈进，装了防盗电子系统带音乐门铃，装了非常豪华又非常复杂的进口或仿进口锁，材料用极其厚重的铁条连接得极其轻巧，漆成富丽堂皇的金色。它因而也就完成了商品经济的过渡，为所有大兴土木装修寓所的人欢迎，为所有无钱装修但有心保命的人宠爱，它让一些人大掏钱包，又让经销商大鼓钱包。

防盗门大走俏是意味深长的，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当年它不可思议，在贴着秦叔宝尉迟恭的年代它是多余，在毛主席语录掌门年代它有亵赎嫌疑，然而它今天成了家庭的旗帜，社会的广告。

这旗帜写的不是别的，是“请毋盗”；这广告写的不是别的，是“谨防盗”；它走俏颇带盗贼太多的讥诮。

盗贼也确实不少，有文盗，武盗，大盗，小盗，内盗，外盗，这点从全国 92 年 11894 件万元以上贪污大案可见，从同年 4276067 件刑事大案可见，从一个小小河南省 90 年竟 1 个月破获 3.5 万起盗窃案、抓大盗 4500 人、破团伙 2370 个、擒毛贼 10000 多名可见。

居室成畏途，绿洲成囹圄，爱巢成心狱，这对于行盗和被盜的双方都是一个悲哀：其种力量正绑架着我们的大脑。

一个问题也就在复活节中提出来，下一步，在参加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复活节时，我们要不要象西方狂欢的球迷样带上些防身的兵器或买上件兵器？

生活是严峻的，布告上确实经常透露枪匪的硝烟，1989 年以来共和国共有 2000 多支枪支被盗，62939 支猎枪每年还在源源生产出来，民间据称有 800 万支黑枪在闪烁，而河北一个叫

白沟的小小集镇，公开或稍事遮掩地买卖着从勃郎宁到五四式到左轮等各式各样的枪炮。

越战的枪从越缅边境过来，台湾的枪从三亚海口登陆，阿富汗的枪从西北边陲偷运，有人预测，下一轮也许该兵器市场走俏。

不，复活节不应该有枪，不需要有枪，人们需要的是诗情，哪怕是蜗牛一般的诗，因为，如果一个民族头脑还健康的话，诗永远是它奋发和崇高的“健力宝”！

6 1789年，巴黎人高唱《马赛曲》攻克巴士底狱；1871年，巴黎人高唱《国际歌》推翻资产阶级；1917年，俄罗斯水兵高唱“吃吃凤梨，唱唱松酒，你无产阶级”攻克冬宫；1949年，中国人民唱着《解放军进行曲》横扫蒋家王朝。

诗歌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不能吃，但能健胃；它不能穿，但能美容；它是一种超越精神的力量，一种美好情感的升华，一种风发意气的挥洒，一种勇敢追求的胆露，它的用途在于鼓动别人和提高自己。

狂欢的复活节需不需要诗？需要什么诗？

人们对这个问题也许嗤之以鼻，因为大街如今比往年多了100倍录音歌曲播放，海口望海楼酒家有歌女穿着三点式唱《东方红》，崔健穿着破军装甩着长头发狂嚎《一无所有》，生日卡情人卡印着香喷柔腻的文字，两岁的孩子也在唱“十八岁的哥哥坐在河边”。

真该嗤之以鼻的是关于诗歌的提问么？

否，真正该嗤之以鼻的是两岁孩子唱“十八岁哥哥”所典

型表现的时下音响效果。

因为“两岁”与“十八岁”不合拍，因为三点式与《东方红》不协调，因为街头录音所播放的不是心田溢美而是噪音轰炸，因为“哥儿妹子”之类不足以表现中国人向面包进军的节奏。

没有节奏的交响乐未免混乱，没有对应交响乐的狂欢节未免苍白——关于诗歌提问仍然成立——在喧嚣的声浪中，国人同时在吃喇叭亏和哑巴亏；耳朵被喇叭震得失聪，心灵在空洞中哑舌寂然。

假如说关于喇叭亏与哑巴亏的问题仅仅局限在精神领域还无份宏旨。事实是，精神反作用于物质，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无诗意的时尚在造就众多让我们哭笑不得的无诗意的东西。当我们拉开视角，首先发现，就在报刊不断报导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家统计局传来消息，目下三分之一的国营企业亏损，三分之一的国营企业隐性亏损，经济高速增长的财富每年不得不划出500个亿为他们输氧输血。移步换景，中国大陆国情专家胡鞍钢赴美访学后大声疾呼，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其颓势包括三个方面：①，财政收入弹性下降，1978年前国民生产总值每增长1%，财政收入增长1.062%，1986年后国民生产总值每增长1%，财政收入仅增长0.66%。②，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由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2年的14.7%，长此以往，2000年将下降至1.3%。③，财政调控宏观能力下降，以至到要上项目拿不出钱，要加工资拿不出钱。财政能力何以下降到这等惨状？又是碰到了一些无诗意的现象，碰到了产生这种现象无诗意世风，碰到制造这种世风的无诗意的人。无诗意的人们在向面包进军

的时候，毫不脸红地涌入国库，钻营打洞，挖倒墙角，分各种层次从各种路线用各种手段把中华民族用以烤制宏伟面包迎接伟大的复活节的面粉偷走抢走骗走“借”走！

——各层各级明目张胆地吃税，国营集体企业偷税面占20%，个体私营企业偷税占90%，全国能收上的税款每年仅占应收额的20%，每年至少有500亿元税款流失。

——各种权力切割经济吃肥，当官的卖批文，管钱的卖信贷指标，控制物资的买空卖空，把守交通的倒卖车皮，甚至看守厕所的也大敲如厕人的钱包。

——相当广泛的肆无忌惮的贪污、盗窃、蚕食、鲸吞，社会竟出现诈骗10亿元的长城公司，贪赃索贿700多万元的深圳工程公司副总经理曾利华，1992年3月15日雇用的外地民工动用汽车凿洞入室盗窃金库128万元的哈尔滨大盗盛伟强等人。

——恬不知耻的醉生梦死的挥霍享乐，在相当多的企业“穷得发猴”之时，“头头富得冒油”，竟比出国次数，竟攀楼车气派，竟入高级消费场所，全国仅公款吃喝每年便“吃”掉800个亿，“会议旅游”开支以每年21%的速度增长，公款消费支出增长30%。

在如此猖獗的掠夺之下，中央财政有多少油水能“春流到冬，冬流到夏”？只能在喇叭亏中吃哑巴亏。

更为严重的是，当11亿人感到面包不够分抢时，竟不择手段地互相倾轧，各地用大放血抢投资，各企业用黄黑道行商战，各厂家以水货与名牌搞“竞争”，一时间群起地方诸侯，集团霸主，市场把头，车匪路霸。

狂欢的复活节被一些人看着是群雄混战的春秋战国，松弛